



“雄鹰”亮翅，叱咤海天

量表均已指“0”的飞机，从跑道两端同时对头安全着陆，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双机对头着陆的奇迹；1955年，在东海海面，王崑和战友首次超低空击落美制国民党空军PBY型飞机，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喷气式战斗机超低空歼敌的奇迹……

1958年，台湾方面经常派飞机袭扰福州，8月，中央军委决定派航空兵部队进驻福州机场。于是，王崑所在的海军航空兵第10团一起转战福建。

10月21日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随慰问团来到福建前线，为官兵演出。但王崑却主动申请担任战斗值班，把观看演出的机会让给了其他战友。

就在这一天的上午11时6分，国民党的飞机突然来犯，王崑与3名战友紧急驾机起飞迎敌。当飞机飞到10500米的高空时，王崑的飞机却突然失控，急速倾斜下坠。僚机田怀春紧急向他呼唤，却见他的飞机机头稍稍拉起，接着又猛地向下栽去。

田怀春急忙驾机飞到王崑的飞机侧面，却见他埋头倒在座舱里，已经昏迷不醒。田怀春急了，喊道：“王崑，王崑！你拉起机头，拉起机头！”地面指挥所也紧急呼叫他拉起机头。

但王崑没有丝毫反应。多年的胃溃疡病，在这次紧急起飞后突然发作，剧烈的疼痛让王崑陷入了昏迷。

王崑再也没有醒来。飞机，如流星一般急速坠落，坠落在福建屏南县的高山密林中。

27岁的王崑，用生命染红了那片他守卫的天空……

海空雄鹰

1956年，王崑出席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，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。

毛主席握着他的手，亲切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干什么工作？”

“我叫王崑，是一名海军航空兵飞行员。”“打下过敌机吗？”

“打下过。”“在什么地方，打下了几架敌机？”

王崑细细地说了。毛主席听完，非常高兴，“很好啊！我记住你了，也记住你们团了。祝你们多打胜仗！”

这个被毛主席“记住”的团，就是原航四师所属航十团。1965年12月29日，该团被国防部授予“海空雄鹰团”荣誉称号。

将历史的指针向前拨——“海空雄鹰团”的前身是一个陆军团，英勇无畏，所向披靡。1951年转为空军，建团不到一年，就飞赴朝鲜战场。

1954年该团加入海军序列，开赴浙东前沿，在争夺浙闽沿海制空权的战斗中，击落敌机4架，击伤3架，被彭德怀元帅称赞：“打出了我军的威风，为人民立了功！”

在鲜血与火药的洗礼中，“海空雄鹰团”赢得了“毛主席三次点将”的巨大殊荣。

1958年8月，国民党军飞机袭扰福州，彭德怀元帅向毛主席建议派海军航空兵第四师十团去，毛主席说：“好，就派十团去！”这是第一次点将。

1964年起，国民党空军启用号称“高炮打不着、导弹瞄不准、飞机追不上”的美制



本文配图均由采访对象提供

RF-101 高空侦察机。1964年11月，毛主席看完总参谋部送来的一份情报后，沉思片刻说：“海军航空兵不是有个第四师，四师有一个十团吗？请他们去一趟……”一个月后，只飞过三个起落的副团长王鸿喜驾歼-6战机奉命迎敌，一举将RF-101型战机击落。这是第二次点将。

1964年8月，美国驱逐舰“马多克斯”号侵入北部湾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武装挑衅，并派出飞机连续轰炸越南北方，制造了震撼世界的“北部湾事件”。1965年1月，面对狼烟四起的南中国海，毛主席问：“十团在哪里？”航十团奉命出征，转进海南。不到半年，击落美军高空无人侦察机3架、F-104C型战斗轰炸机1架。这是第三次点将。

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侵略和维护祖国统一斗争中，“海空雄鹰团”几乎经历和见证了所有的海空战斗，取得了击落、击伤45架敌机的战绩，创下了同温层开炮、零高度歼敌、双机对头着陆等世界空战史上的8个首创，涌现出王崑、舒积成、王鸿喜、高翔等一大批战斗英雄和王牌飞行员。全团涌现出英雄人物140多名，40多名英雄代表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，70多名英雄代表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。老一辈海空雄鹰人用忠诚和生命、勇敢和智慧、热血和汗水，铸就了“忠诚善战、气霸海空”的“海空雄鹰精神”。

掀开强军新篇章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。海空雄鹰精神，在这浩浩荡荡的时代中，得到了传承。

和平建设时期，该团成为海军航空兵改装最早、机型唯一的整建制两型三代机部队。在强军兴军的伟大时代号召下，2017年5月，奉中央军委命令，该团改革重构，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。在信息化空战时代，这支部队化空中利刃，从中距打到近距，从拼技术到拼意志，创下了海军自由空战对陆先河。

每次前出查证、侦察监视、驱离外逼，都是一场真正的战斗。8月的酷暑，担负战斗值班的飞行员在值班期间，要穿着抗荷

服和救生背心，腰挂伞刀和手枪。作为驻守东海前哨的部队，头盔伴枕，随时待命，早已成了他们的习惯。

最大瞬时角速度、最大爬升率……从白天到黑夜，一次普通训练就能飞出10多个极限数据，飞行员的胳膊上，布满了毛细血管被压破的血点。但他们从不畏惧，以风的速度，以雷霆之势，守护在祖国最前沿的海空一线。

2020年12月29日，在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军营中，建成了用以追忆历史足迹、缅怀革命先烈的场所，通过人民功臣王崑雕像、“雄鹰基因”长廊、主题墙等元素，生动全面地展示了该旅的发展历程、辉煌战绩和功勋荣誉。

“这些发生在过去的战斗故事，我们常讲常新。”该旅领导表示，新干部、新兵来到军营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“学雄鹰历史、看雄鹰影视、唱雄鹰战歌、讲雄鹰故事”。

“‘海空雄鹰团’的大名，我早就听说过。但真正学习聆听了那些动人心魄的战斗故事后，我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更加强了。我们要传承前辈们的红色基因，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，在战备值班、海上维权和东海防空识别区管控等任务一线，续写英雄部队新的荣光。”该旅宣传干事申屠霖说。

飞机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如雷一般震开天空，一架架战机如闪电划过，又随着轰鸣远去隐没在天际——你感到一种力量，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，那是“海空雄鹰”！



王崑铜像

抗日战争期间，他跟随部队行动，采访报道前线战况；抗美援朝时期，他奔赴朝鲜，发回大量志愿军英勇作战的报道；新中国建设时期，他兢兢业业编写稿件、书籍，将一生奉献给了新闻事业——

时代记录者骆风



骆风在篆刻图章。(资料图片)

本报记者陈洪晨

“我的亲人里，有一位可敬的老党员、革命者。他与你们同行，曾在新华社工作。他是三门悬渚人，名叫骆风。”不久前，一位名叫俞高临的读者联系我们。

63岁的老俞是《台州日报》的忠实读者，在本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辟的“领航”专栏中读到许多台州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后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故事。

老俞有一本珍藏多年的旧书《骆风诗集》，书中收集了大量诗歌、版画以及篆刻作品。诗集的作者骆风，是老俞爷爷的堂弟。虽从未谋面，老俞通过搜集和阅读资料，对这位亲人的事迹如数家珍。

后来，我们辗转联系到骆风定居在北京的长子骆汉城。在他的叙述下，这位台州革命者的面孔，逐渐变得清晰、生动。

—

骆风原名俞圣舟，1919年出生，幼年曾就读于三门悬渚小学、海游小学、亭山小学，后进入临海回浦中学、天台大公中学读书，1937年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。

学生时代的骆风是一名文学艺术爱好者。抗日战争开始不久，他就任报刊上发表过充满激情的抗战诗和散文，以及线条刚劲的抗战版画。

1938年12月，骆风参加中华民族解放

先锋队，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0年10月入伍，在新四军江苏昆山游击区担任歌马桥特支组织委员，公开身份是民运工作干部。

1941年4月，骆风调到江南社，开始从事新闻工作。

江南社是中共路东特委的宣传出版机构。除出版《大众报》以外，还出版综合性杂志《江南》。当时，《大众报》的副刊《大众园地》就由骆风编辑。

《大众园地》拥有大批的读者，除地方工作干部和部队指战员以外，还有当地许多知识青年，稿件经常是“编一余四”（即编一期还余四期的稿稿）。

骆风对每一篇来稿都仔细阅读，经过审阅的稿件分成四类：甲类是基本可用、部分可用的；乙类是经过补充和改写以后可用的；丙类是稿子虽不能用，但其中某一点有可取之处，可以请作者就此再写一篇的；丁类是不能用的。对于乙、丙、丁三类稿件，骆风逐篇给作者写信，再征求作者意见。作者们对骆风这种处理稿件的方式十分赞赏。

“编者应该跟作者成为挚友。”这是骆风总结的一条工作经验。以后，他每调到一个新闻出版单位，都经常向新闻同仁讲述这条经验。

二

1941年10月初，骆风调到苏中三地委的《江潮报》担任副主编。1943年春天，骆风调到浙东区党委，担任新华社浙东分社特派记者，这是他从从事新华社工作的开始。

1943年6月，骆风去余姚、上虞地区采

访，获悉国民党特务人员和余姚城内的日伪人员相互勾结的情况，待我军设法进一步查清事实后，骆风让通讯员连夜将材料送交浙东区党委。

这件事以后，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和分社的负责人提出，每个记者外出采访，除了写公开报道的消息以外，还要注意收集不能公开报道的参考消息。

新华社浙东分社发“内部参考消息”，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。

骆风在浙东工作期间笔耕不辍，有段时间，每期《浙东日报》上的本区消息几乎都是他采写的。

1943年7月，他报道了浙东敌后各界民众代表集会，坚决要求团结抗日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内战；1943年11月，他在前线阵地写道，“浙东第二次自卫战争爆发，国民党挺进第三纵队贺钺芳部等顽军向我四明山、大岚山阵地猛烈进攻，我军奋战终日将顽军全部击溃”；1944年元旦，骆风随军奔袭章家埠，在曹娥江边写道，“我军元旦奔袭章家埠，打击国民党‘挺进第五纵队”；1945年11月，《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浙东人民沉浸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欢欣之中》稿件的一部分材料，也由骆风提供……

新华社浙东分社和《浙东日报》是一个工作单位，骆风同时也是《浙东日报》编委、采访室主任。在我军自卫反击战中，他曾带领地方武装一个排进入上虞城，抢运出当时《浙东日报》需要的印刷机。

在浙东自卫反击战中，骆风连续9个多月随部队行动，除了采访消息以外，还经常跟政工干部一起帮助组织担架队，或代表

部队向遭到国民党军抢救烧杀的困难群众进行慰问和宣传。

三

1946年3月，骆风调到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工作。同年10月，骆风担任《辽宁日报》总编辑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编辑部长、采编主任。

这时，一批本地知识青年加入了报社。他们热爱新闻工作，但文字水平普遍不高。骆风特地编写了一本《词句方法》，每天晚上发完稿以后，给青年们讲授现代汉语语法知识。由于青年们缺乏新闻写作基本知识，骆风又编写了《新闻写作诸问题》，以青年们自己所写的稿件为例，利用工作间隙给他们讲授。

从1947年5月到1950年底，三年多时间里，骆风除了外出参加会议，日日夜夜都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审稿、修改稿件，经常白天工作八九个小时以后，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，有时甚至到第二天凌晨。

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以后，骆风曾赴朝鲜，帮助朝鲜重建朝通社，并发回了大量志愿军抗击侵略者的报道。

1953年5月上旬，骆风调到新华社总社，在国内新闻编辑部任副主任，主要分管工业组，同时兼管民族组、内部参考组和国内资料组。1958年9

月以后，骆风被借调到前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、国家计委等，帮助编辑内部刊物。

四

1982年，骆风从国家计委岗位上离休。骆风的夫人陈玉珍回忆，离休后的生活对骆风来说，是做学问和著撰的黄金时期。在前5年，他的编著、专著就达到450多万字。

此时，还有不少人对骆风帮忙看稿、改稿，他从不懈怠，义务为有需要的新闻同仁帮忙。

除了毕生从事的新闻事业，骆风在篆刻艺术上也投入了大量精力。

他研究印章篆刻数十年，像研究语法一样认真刻苦。

他把西洋图案的某些技法跟我国传统图案的技法相结合，运用于篆刻章法结构之中。有一位老同志在一本刊物上看到骆风篆刻的图章印以后，给骆风写信说：“你的篆刻，不但可看性强，给人一种美的享受；而且耐看性也强，经得起细看，从中可以领略你在书法、章法和刀法方面的高深造诣。”

“骆风自1982年离休以来，包括星期天在内，几乎没有一天是空闲着的……他这样忙，究竟忙的什么呢？除了读书以外，就是编书、写作；为别人修改文稿；篆刻图章；教育自己的子女。国家计委老干部局的一份材料中写道。

2005年7月，这位毕生为新闻事业献身的老人于北京逝世，享年86岁。

